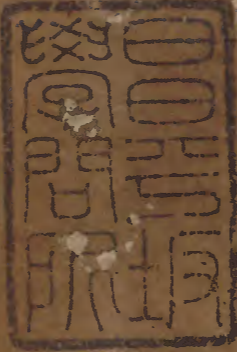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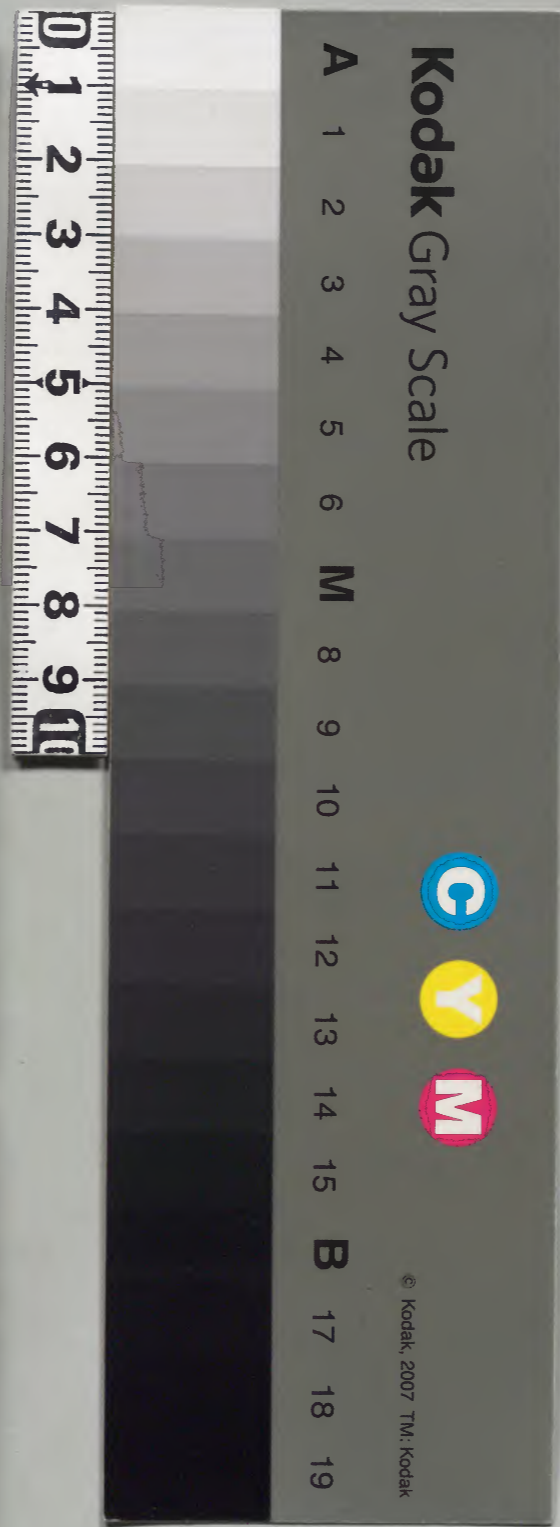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〇	九	四	家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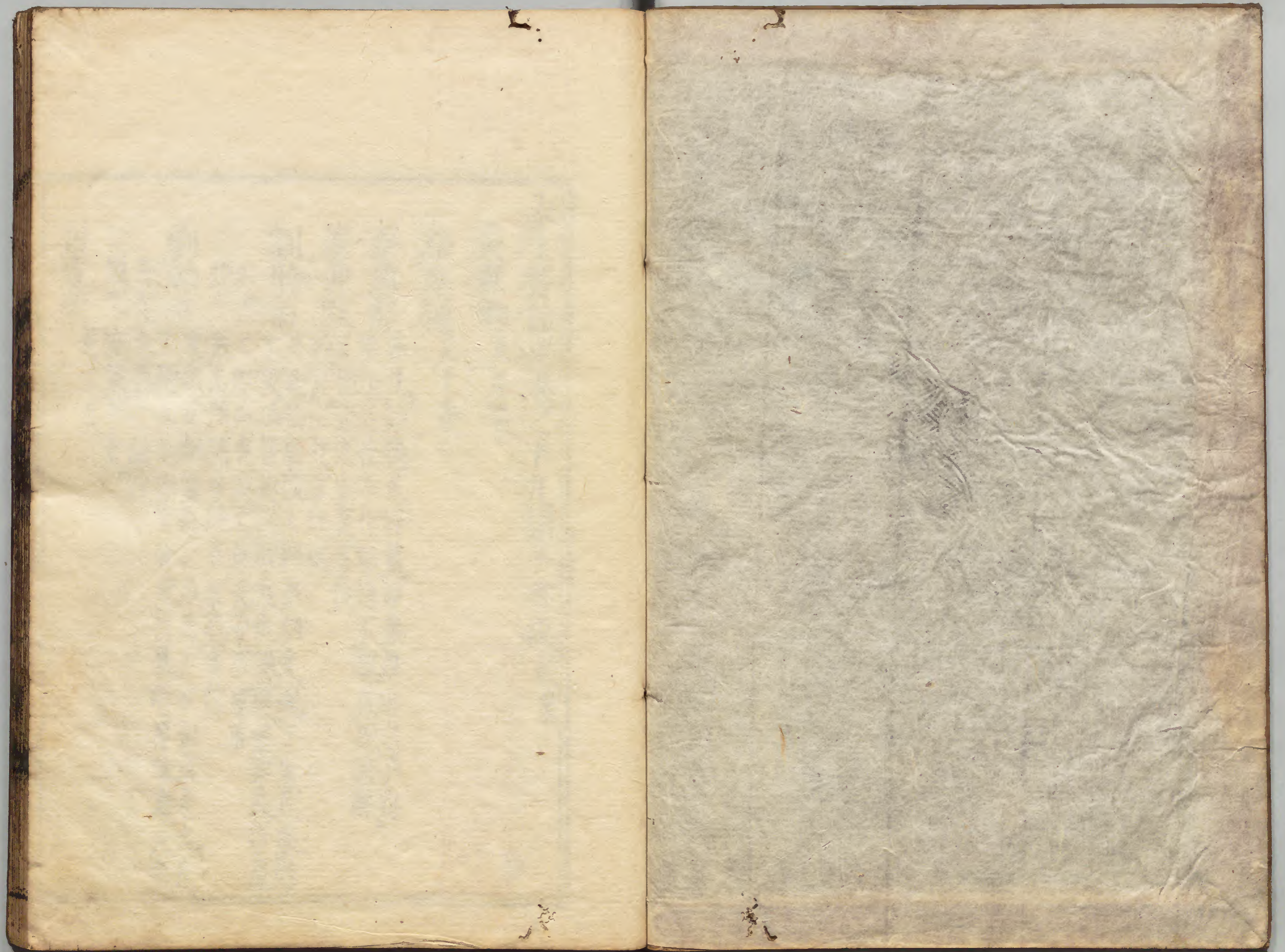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	九	四	家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〇	九	四	家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19)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九諸子目錄續集

黃直卿見二卷

蔡季通見十卷

蔡伯靜亦見語類各淵號節齋西山之子與弟九峯皆不仕隱德不耀有易訓解

蔡仲默餘見上及言行錄

劉晦伯史各編建陽人與弟炳受學于朱呂舉進士後偽禁與從武夷山講道築雲莊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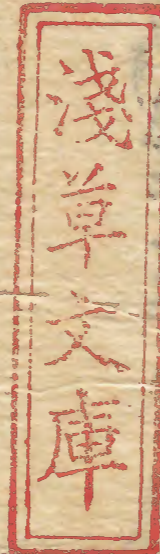
純一奮忠陳謀建陽有雲莊書院

劉韜仲實紀名炳雲莊之弟進士官朝請大夫先生稱兄弟他日皆未可量姓原珠璣先生

著書多與之論訂

謚文安號睦堂

呂東萊見一卷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九目錄

田侍郎 各子真

章侍郎 史名頴字茂獻臨江軍人奏名第一仕至

規峻整踐履端貞稟平

郭察院 各方瑞

羅參議 各博文宗禮南劍州沙縣人受學李廷

其行汪玉山知成

羅縣尉 亦沙縣羅也

趙昌甫 見十四卷

江隱君 見七卷作

饒廷老 實紀各幹邵武人進士知德安軍先生稱

朱子
甚篤

劉德脩 見七卷

方耕道 見十一卷

儲行之

黃子厚 見八卷

劉平父 見八卷

方伯謨 見十卷

俞壽翁 見十四卷

余景思 實純各元一興化軍仙

江清卿 各明建陽縣人先生銘其墓稱

毛朋壽

馮奇之

實紀名、倚號厚齋、南康都自、人進士、江西、運幹、著易書等、輯說、一統志、性敏博、受學

朱子家居、授徒、祠于學

長子受之

名塾、受學於呂、東萊、不幸早卒

劉韜仲

見本卷

李繼善

見十八卷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九

續集

答黃直卿

幹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
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
細講學為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
不求進步也
力請焉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
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如直卿者
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所論羞惡未亡者此乃直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
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太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
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
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
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待此則尤
可慮也

近報誤舉偽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
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
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伯豐書云其所
厚者以其無所私情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

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
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偽黨
也季通家為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
陰護之為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
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
快活可為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
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
語殊可憂畏踈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踴躍也

朱子書節要

黃商伯
伯顯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
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
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
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說未可便以為非然
只此便見恰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
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
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
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
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

皆不疑矣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非
又生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
此都不說者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因涸轍無力相
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
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斂即與世俗戚戚於
貧賤者何以異耶

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
分明門路愈寬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
頗甚簡當今謾錄去可以示甘吉父也趙恭父竟坐

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輒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楊子直甚入時宜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詐模樣也

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栗州

禮書可早為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木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

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
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
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
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
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
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
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為桓司馬家
臣耶子約却是著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
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空如鴉
空當作真今館本作空非

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居氏而實主
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
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韜藏避謗逡巡引却
似亦不為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
不為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為學又
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
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
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
朋友難得近日數為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

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得江西書具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

徑不差今既不如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

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

有緒傳尤刻苦但未看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

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

林子武各夔孫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

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味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者不道理二字便自是隨眾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弃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

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恠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翰伸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

得况於常人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
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
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碁亦
可笑豈亦大家行著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
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李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
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
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
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宋景濂畫獅怙跋云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斯之今
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
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
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
爾子木
其勉之

今按文
集下作
辨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
乃能如此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卜今却得朝
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
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
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
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个半個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敢
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各姓謂何因書
報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
學古魯叔相繼逝去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間似
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
得子約張光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
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
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
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

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
成釋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
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
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恠但不易諸生
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
大夫之簣以爲不欲拂李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
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
間豈復有此人充足爲痛哭也今年不知是何厄會

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秘
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
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
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
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溲
信得及昔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溲
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為至到
亦是會人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美惜乎前此無以

此理聲歎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
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
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
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為衆楚所
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
人肯作只有伯崇一貪或者以為俞山甫必肯近以
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
至有他詞也

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
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未嘉

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為佳
收近間知齋館既開幕從者衆尤以為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為務少變前日淺陋儂浮之習非細事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為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志不暇求十全矣且及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為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

愈深傷惜

二孫切煩嚴教督之間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况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會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捐自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為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為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

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填寫子圖得舊話
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書社甚盛以
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
反已著實用功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讒口橫生
浮議也

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
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
著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
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
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

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看奮迅拔出之意
耳劉砥字履之礪
字用之三山人

人家禍患重複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爲
耶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
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
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
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
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近報
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致在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李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自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太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為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

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輩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志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猖獗足矣。通老、楊梅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曾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

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

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

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

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

以爲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此說謂不係偽學四字

外間汨汨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訐寬於朝已

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駁異不敢下筆已

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擗刺已盡或須作話頭

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

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

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樓

防鑰擗律
含切取也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

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

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太平易而流

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齷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

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闕

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

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
請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為直卿作小屋亦
不難矣

聞有奏事之命見已寫書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
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
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為言者此
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
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
必勞著龜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
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
知曾入計度否耶

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
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
習未得近白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
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及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
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
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

此風未
嘉為甚

谷蔡季通

西山先生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
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
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
更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度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
之功而胸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
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
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
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
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
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

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
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
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
理人慾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今日晨卧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感
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
萬察之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
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
遠往來耳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

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
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它處惹客生事也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
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
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
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為愈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
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
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于我何事
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今按文集
目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
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
兩白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兒所論克己之日
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工夫動加防
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
間須著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為佳克己之日日
恐當作目
語錄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
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
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
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

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為已得非若今人懸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

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為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祛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亦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

今按文
集易作
未

示喻創文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
此發作却易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為惡無近
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
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未去夫
能安度更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
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
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
就恐為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
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
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
益徒累人也未歸束裝皆先生自謂
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
試為之當覺其効也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非者累數百言大
率皆攻鄙說其說甚猷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
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夫諸圖適見耳君說閣卓

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
付之先天頌列卦印印之乃佳

三圖頌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
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
不為不如稊稗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
若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
地為進德之基也

徐真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頌歸來方得赴其約
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為著書養性之計只

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
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
如此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
不得一舉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來春欲一到精舍
或能俱行即同往觀尤佳然頌有所託以為詞乃為
便也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養工夫不暇
安排文義耳

自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

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
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
士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
告就雲谷支也大隱屏在武夷山
堂疑指仁智堂也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為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
將無以為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
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
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統
志龍湖山在建陽縣西崇化里山頂有古庵石門柴
扉映帶前後又有雙井號龍湖然先生築書堂於此

他未
有更詳之考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賀客滿坐說話

不成不知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

也

或入大源告為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

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

力也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着了所以切已功

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

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所議可善處之毋至過甚為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

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

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

無為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

怍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

何奈何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

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太節目也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太段

手忙脚亂也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

卦為主則揚庭孚號更不著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

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貞復三悔夫

上章辭職而命西山筮出處遇此卦故云云

但據啓蒙當占夫初上爻而今占爻辭未詳

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

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
割雞也

山水之勝目所未覩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
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而來甚
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二三朋
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
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若人多不
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

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為一來前嘗有書
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
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

某見治再辭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
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縣力
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踰伏過此殘生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具恩重疊
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
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
而冒受也

昨日之別令人黯然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以下書皆季通遷謫後所遺也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爲慰傲居寬廣物價廉平足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三哥爲况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憤憤三哥指三哥指仲默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

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末嘉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向契更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白爲劉安之雞犬耳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辭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

三哥所苦疴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

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

精舍間然時有一一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者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為入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

曾入題只云少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為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為人所敬耳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為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密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

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正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若來喻所謂非人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自爲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揚子直名，方趙忠簡，與李參政，光胡澹庵，銓營道縣，在道州，西山謫道州，故言及此，王參政嘗指次。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甯宥，盡釋羈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閑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

只好閉目靜坐耳

平生謾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答蔡伯靜

自尊文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爲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臨川曾景憲書云：尊文已過，彼有以驢爲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文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爲人所誤，正爲此耳。

答蔡仲默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
病為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
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
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
得二帝三主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
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
綱領早與下手為佳

答劉晦伯

某以按發賊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
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

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
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
備耳

答劉韜仲

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吝前日晦伯一再相聚
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
過處耳

答呂東萊

區區所以不_レ得_レ不_レ死_レ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
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
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
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
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
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
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
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
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與同侍郎 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
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
攢近裏面安身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
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汚行首
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玄也

縮也
通作攢

攢疑攢之根攢
漢語促之也又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恠所謂漸平者
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
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
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

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著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間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可惜也昨日季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

聞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

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某氣痞筋攣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文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揚子直黃商伯

乞宮觀而遭繳豈有某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
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况今不作奏不通廟堂
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敘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
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
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
為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
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
依經據禮具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
加排詆置之竄片不容休致之地即在我者亦有辭
矣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演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

酒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
此反增煩懣耳

謝深甫
胡絃

與章侍郎茂獻

頃幸同僚寔深慰喜雖趣尚之同彼此嘿喻然未嘗
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
今以為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愠于群小遂以口語翩
然西歸嘗附一書於上饒少致區區高仰之意而車
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為情近得張元德
書竊聞還家為况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
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

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請張幻惑以敗人之
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為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
不得為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誠齋久不
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
固當為天下惜之也

答郭察院邦瑞

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
朝為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
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遊與有光寵其何幸如
之

答羅參議

九月廿白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
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
舟中真欣夫得三日之歎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
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
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為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
所聞小異何耶汪文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
見語者真欣夫當作與
欽夫各當作資
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亟作書遣人未及細觀然
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靜言行之詳蓋其見道

今按文
集天下
証真欣
天疑是
與欽夫

極明白故其言之極乎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
不可及也邴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示者
否龜山論語序本為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
字執辭泥迹為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說
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意
却似精粗本未真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疑
其意特疑其語耳後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文定亦
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見教欽夫嘗收
安問警言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
察本未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

究也

義不可及義
疑當作後

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
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
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
可守今於六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
務則已未為博矣况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
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以益覺日前所
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甚恨未得
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

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
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苟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
京秋間相過少款相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西
先生從延平學
寓於西林院

答羅縣尉

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
為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
循序專一及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
良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
安矣

與趙昌甫

蕃號漳泉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
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
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况所謂少寬者又已
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
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入若
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
與諸伯仲深察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
真切之望也

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懣處之狀

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
觀亦足以爲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

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

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偽學

汚染也呂紫微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

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

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工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爲優幸獨恨

爲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
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
集均慶

荅江隱君詠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
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孰讀可也此
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
其味無窮令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
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
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

唐本下
註一去
之去疑

切懇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
哉若如吾文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
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及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
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
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
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
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
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
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
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

耳

與饒廷老

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
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淥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
歲前途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
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中間道學
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
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答劉德脩光祖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
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
頗有奇効恨不得一扣玄旨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
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
欲見其未稍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
大笑也

答方耕道未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并拜
狀也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密罄忠益來喻乃欲公廳

搢笏納筭誦言殊不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
欲引善歸已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
也又况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
區愚慮深為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
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為盡善若
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群議殊非策之得
也况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
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
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
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

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為過舉幸甚幸甚

答儲行之

麻沙貧民至有餓而死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劔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為復來計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無煩左右一來權帶一職直趨崇化麻沙往來監糶并措置救荒事日以俟事之略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者自今以往境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劊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著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圖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為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意耳兄雖壞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

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
火之不知者以為詭病也某皇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為業一日投閑便有食
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
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

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為辨
一石刻之亦佳但其詩頗有謀字見山臺詩中陶通
明乃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
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
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

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
哉

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
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
則無不察矣

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
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

答黃子厚 銖

示喻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
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

朱子書簡卷之九
歿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許之門既啓世間
群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
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與劉平父

平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熟議居止處前此某嘗妄
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
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
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文素志不欲居泰寧
見於書札者非一况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
歎其屬意可知矣今續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

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文爲不復有知其
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
也胡文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
可思未二公賻金尚在胡文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
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
足斷然可居無疑况近三世之墳墓而范文之門人
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
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
於入泰寧范文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
隳其心乎然則伯脩兄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

定而患乎身之不脩為前人羞辱而已

與方伯謨

閑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熟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趕趁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著題也館熟本一作然唐本作能三字恐皆未安

答俞壽翁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韋之戒耳太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走此寂寞之期耳

答余景思

間中益得觀書富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答江清卿

相升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

為自術卷者此意皆甚美竊謂寧少勿之以遂麟之
之高不當共為响濡之態以戲其一費之功也

答毛朋壽

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
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

答馮音之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
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頃臾變滅不足置胸中
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
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

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
豈容宅人之助也商侑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
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
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二呂
熹煥

與長子受之

塾字也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
冊子隨手筋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
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筋記歸日要看見好
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處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咎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訟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燼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

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道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莽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
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
而竊爲汝願之及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
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
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
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
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
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
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
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

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
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卽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
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
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卽
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
容納况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
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久聞先
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
畢再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

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其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
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投之又進
說大人再令拜稟限以地遠不得瞻拜即中公几
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
容來日再請門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書并俟來
日請見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次日將香再
去仍具刺并以刺謁其弟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
知乞請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請靈前再
拜林焚香又再拜訖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
昨聞郎中大丈奄奔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

勝慘愴之私令其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

愛又再拜趨出

大抵禮數務要恭謹
詳緩不要張皇顛錯

韋齋與祝公書跋

松奉孀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自午時免娘生男
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一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
虜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擄家上政和寓龍
寺五月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擄
家下南劍入尤溪而其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
福唐聞賊兵破松溪隘駸駸東下已入建州攻南劍
甚急又匆匆日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

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已般家深趣是日
即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所遁處賊在延平為官軍
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遁下潭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
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
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比
他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甌寧上寇范汝為
者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遇之輒潰諸司不
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衆無荷太兵自
會稽來必欲進討昨日方報太兵冒昧入賊巢喪失
數千人賊勢又震太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

竊唐本
作興一
作慶元
本作車
者誤

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不詳
言其故度切近江淞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
邀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為上策此中雖城居但
日夕為遁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
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邪婺源先
廬所在寤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一國
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慶元章齋自謂母
程氏五娘謂祝氏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喜之不肖於
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
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

散郎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齋謹書

答劉鞞仲問貞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答李孝述繼善問自燔之姪

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及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為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大事未定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意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可否辭中似已有此意矣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

同勘合也

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會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
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
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
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
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
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
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迷所見之謬耶
極是

孝迷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至蒙

朱子書節要卷九

年六

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
一襁褓之子爲嗣既沒孝迷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
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
子已卒之後孝迷遂不會言及先兄將葬孝迷復求
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迷仍前自主祠板之
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
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
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
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迷爲之攝身是即欲俟
練祭槨栗枝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

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為嫡
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禭祿之子即可主祭為
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今日祠板
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
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
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
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
稱恐亦無害又眾議以為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
孝迷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各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

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迷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
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
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
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淡素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
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迷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迷父兄
俱没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
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
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
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
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迷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
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
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
耳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九

